

香港涂鸦新世代：“他们问我，是不是画过自由？”

“其实我不在乎香港，也不爱地球，只是当时香港有些我好爱的人，你迫不得已要保护这个地方。”



Melody在一个堤坝上进行涂鸦创作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“如果我们把城市当成一个身躯，Graffiti是人们共同留下的伤痕。”吴小姐

社会运动发生至今将五年，噤声成为香港“新”日常？运动中曾被涂写字句或图画의公共空间角落，经政府处理，留下清洗痕迹或被物料包覆遮盖，是近年香港公共空间的一种表征。然而人们却也在近年街头小巷，越发见到处处新涂鸦如春笋浮现。

时而是感性共情的歌词或字句，时而是暗黑嘲讽的卡通公仔，仿佛墙壁继续成为一些心声得以吐露与表达的留言板，述说著厌世，emo，反讽，抑或自疗等种种群体情绪。相对于香港一直都存在的街巷涂鸦，渐渐发展出一种有迹可寻的港式涂鸦“新”风格，新世代涂鸦艺术家Melody说：“这几年，我们这班人都在以新Graffiti，对抗旧时代。”

然而另一边厢，自2021年，不时出现关于公共空间涂鸦创作者被捕及判刑的报导。最近一次较大回响新闻为，2023年，四十岁涂鸦艺术家陈劲辉于年初被捕，及在年尾提堂审判，案情陈述有人在港九新界包括多个电箱、维修板、排档、报纸档、大厦、学校和行人隧道墙身以及中型货车等20个地点，发现由“自由”和金钱符号“\$”组成的涂鸦图案。陈劲辉被控20项刑事毁坏罪，最后于12月7日在法院认罪，判以12个月感化令。

此案发生前，这个金钱符号“\$”与汉字“自由”构成的图案，其实是香港街头常见涂鸦之一，而回响也包括在艺术界引发的进一步担心：在香港针对政治、明目张胆的各种刑毁案件外，该案是否形成一种对街头“艺术”相对暧昧的官方定调？

有受访者称因为最后也不知惹事的是“自由”两字，还是涂鸦本身，但判案本身已足令一众涂鸦艺术家心生惶恐：每当拿著喷油意欲表达己见之时，会怕执法者从不知何处跑来展开扫荡，以致画笔变手铐。自称“香港被涂掉涂鸦监察员”的吴小姐对记者形容：“如果我们把城市当成一个身躯，Graffiti是人们共同留下的伤痕。”

一边是法律工具与实体清洗，一边是公共讨论空间不时进行的伤痛疗愈等话题潮流，一边是香港新一轮涂鸦声音（voice）在近年时代气氛中的逐渐成形，我们采访了数位至今在香港坚持涂鸦创作的艺术家，他们的开初、想法与回馈。每个暗夜，涂鸦者恍如进行一场球赛争霸战，是街道的美学争夺，也是他们所言记忆清洗的阻止。

Melody说：“这几年，我们这班人都在以新Graffiti，对抗旧时代。”



香港的一个“自由”涂鸦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再不说，大家也会疯了

当代涂鸦 (Graffiti) 在1960至1980年代盛行于美国纽约、费城等地，其与公众直接沟通、创作区域模糊不受规限等属性，造就这种艺术形式总是不期然挑战法律规范，充满挑衅和介入性的特质。即是，若艺术家获许可在某区某幅墙绘画，那更多会被视为是一帧“壁画”而非“涂鸦”。惟千禧年后，一些涂鸦形式渐为商业所用，成为大众商业潮流形式之一，惟其原本的秘密行动、公共介入、冒犯当权、挑衅公众认知等在这类“涂鸦”中被淡化或改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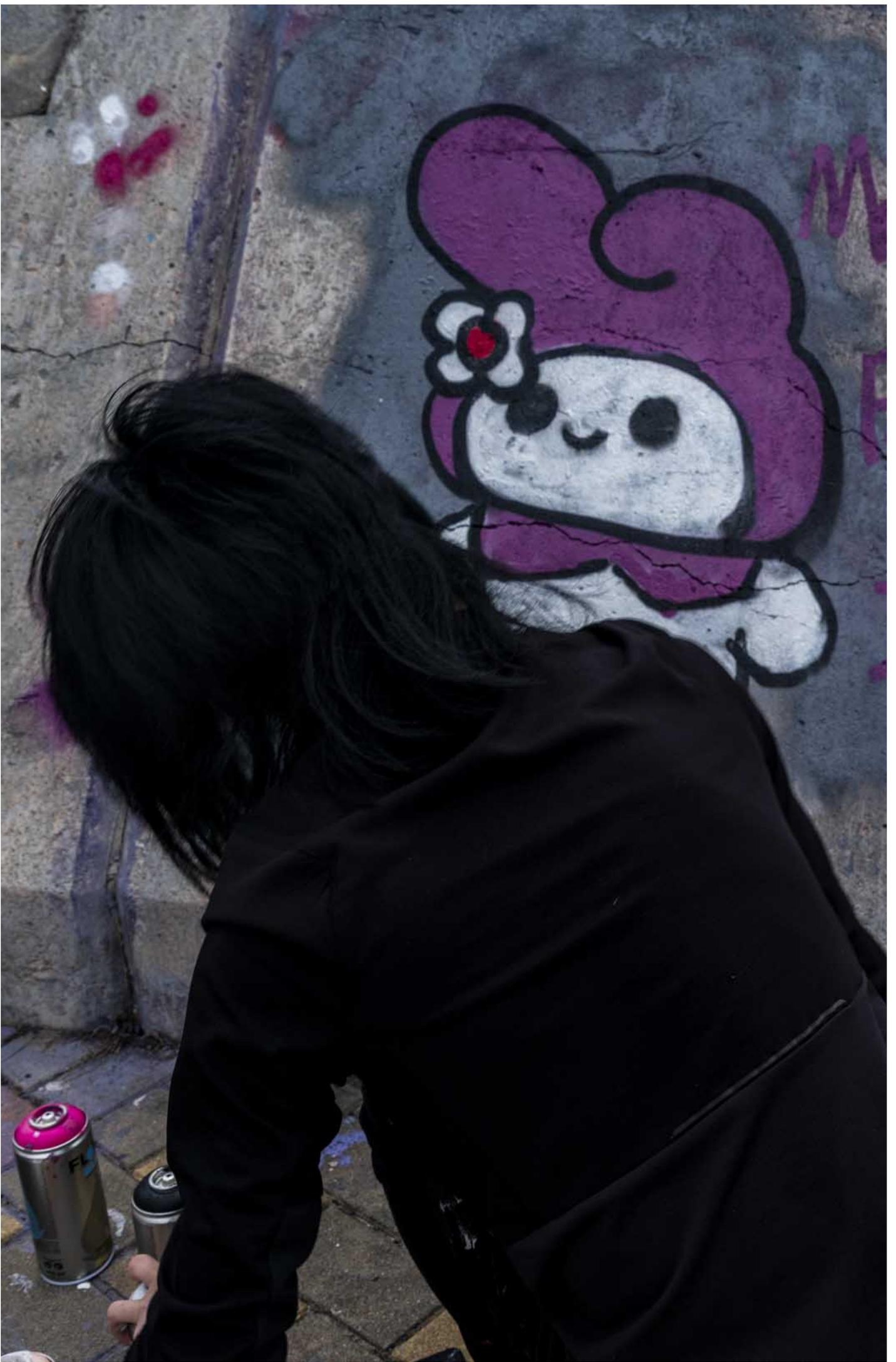
至于香港，不计商业大众潮流一脉，较为自下而上的源出涂鸦，在香港接受状况与西方或世界不少地方相比，一贯相对保守。较为人知的是“[九龙皇帝](#)”曾灶财留于街头的“墨宝”，得当代艺术界认可而保留或入住美术馆；另有2011年声援艺术家艾未未在港被捕而出现的涂鸦，作者“[涂鸦少女](#)”被警方出动重案组追查；2014年“[粉笔少女](#)”在金钟连侬墙外画花，被警方以“涉嫌干犯刑事毁坏罪”拘捕，后被判入女童院；亦有2013至2016年间，港铁数度被本地/外国艺术家涂鸦事件；2014年法国街头艺术家Space Invader来港留下约70幅作品，但大部分[不足一个月即遭香港政府铲除](#)……如此种种，及至2019反修例，街头成为更广泛公众表达场所，至运动势微，街头氛围涣然，街头创作也随近年香港情势几经变化。

也是近两年，路过九龙油尖旺的行人，经常会发现一些兔仔“Melody”的涂鸦，有时用喷漆涂上彩绘，有时用黑色marker笔勾勒出简陋的线条，看得出匆匆喷好的率性，旁边附上一些情情塔塔（卿卿我我）的啻核金句，例如：

“问世间情为何物？废物！”
“唔系你识亲都渣男，而系根本唔渣你唔爱”
(不是你怎样都会认识渣男，而是根本不渣你不爱)

看毕，再按进Instagram“[melody.is.not.bad.girl](#)”，便会发现网上与街上塑造出的Melody，形象如出一辙——一个在爱情中玩世不恭的“渣女”，字里画里，不难发现其bitchy、暗黑但又幽默的性格。直到与这位涂鸦艺术家相约出来才知，Melody是个柔情的男生。

“我们却不能打电话上台，说：‘我朋友被拉（拘捕）了’，甚至不敢放在IG讲。我们没有任何渠道宣泄，而街头是一个最好隐藏自己能够跟别人表达的地方。”Melody



Melody在一个堤坝上进行涂鸦创作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2022年6月，失恋了的Melody，开始在街上乱画乱写，不停吐槽。而他觉得，其实2019年后，香港的大家都很不开心，什么都藏于心底，令大家的情绪很emo (emotional, 忧郁、焦虑、烦躁的状态)，“以前沙士(SARS)的时候，很多医生、很多人，都打上电台吐苦水；但2020年后，政府不停拘捕人，我们却不能打电话上电台，说：‘我朋友被拉(拘捕)了’，甚至不敢放在IG讲。”

“我们没有任何渠道宣泄，而街头是一个最好隐藏自己能够跟别人表达的地方。再不说，大家也会疯了。”Melody讲的，正是从2021年开始，香港街头便涌现各种文字形式、小块小块打游击的涂鸦块，有些互相揶揄，有些鼓励对方，最重要是，看过的人，都可能忍不住咧嘴而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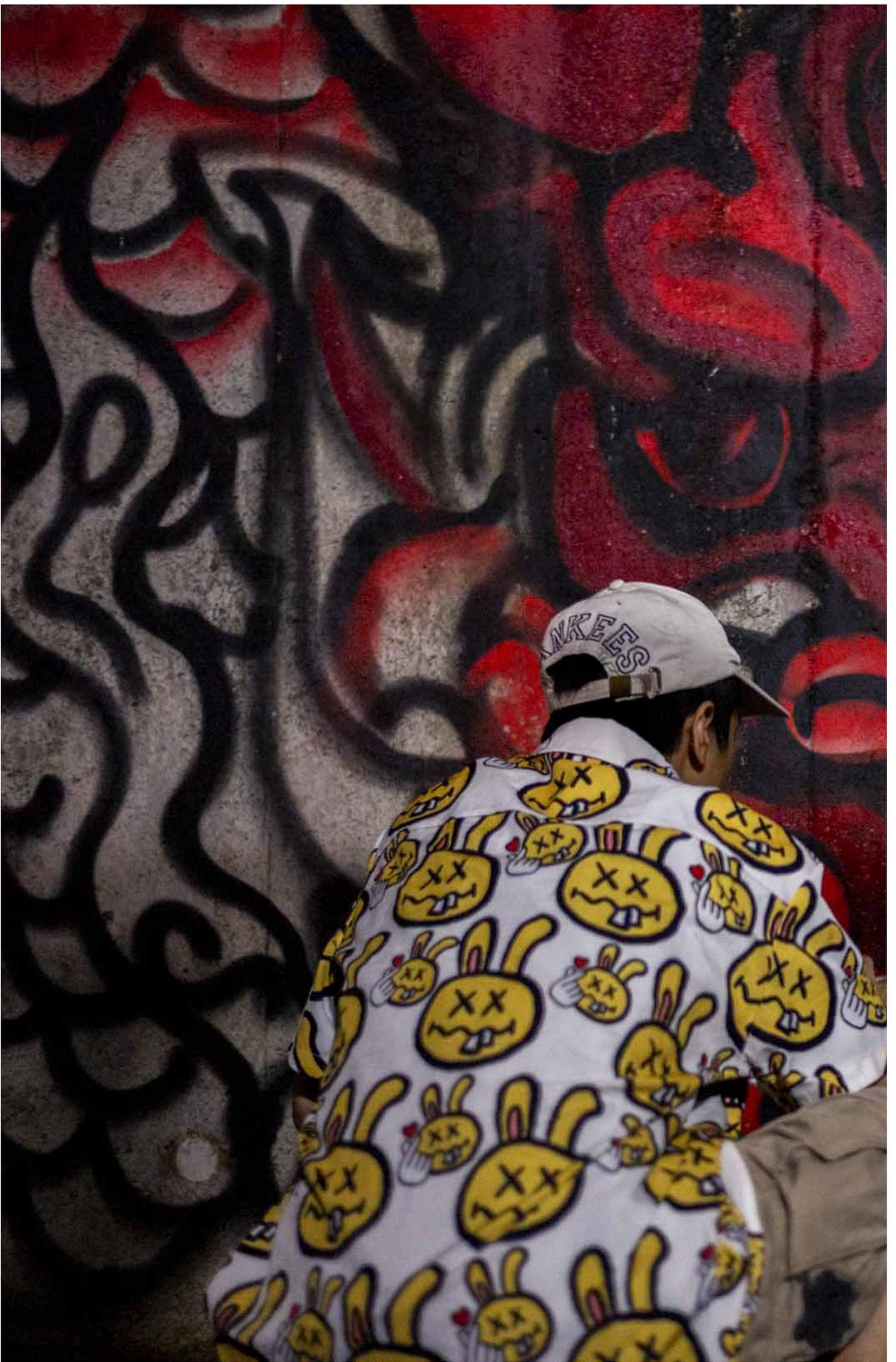
小兔陪著你

“我未必可以改变任何事，但我画的兔子可以给大家一种喘息的机会。前一秒你很不开心，但你见到兔子，它像你的朋友，都在这里。”兔子

另一位名字叫“兔仔”的涂鸦者，也是这样的一个艺术家。他将街头当成画布，起于2021年，比他小七岁的妹妹因情绪病自杀过身。那之前一段日子，妹妹积极治病，几乎全家人都觉得everything is on the track的时候，妹妹却突然选择孑然离开。

那日之后，他在她的平板电脑里找到很多创作初稿，思索无数个晚上，他决定开始画兔仔——在街道上，在无人巷子，在电箱上，在栏杆上，在人看到或看不到的地方：“我觉得，只要有人记住了自己，你便不是真的死去。”他将对妹妹的思念化成兔仔公仔，他认为，妹妹也是喜爱创作的人，这样做在延续妹妹的意志。

一开始他多用水笔，手起俐落，不用12秒便完成。第一次涂，在尖东，疫情期间，百无聊赖，晚上十一二时，街上水静河飞，他买了罐油，挑了个电箱小试牛刀，只是油个兔仔头，也让他手心冒汗，只不过，喷嘴难用，线条东歪西斜，惨不忍睹。



兔仔在一个明渠上进行涂鸦创作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功多自然艺熟，自那之后，香港各区都渐见兔仔踪迹，有时有不同动作或表情，甚至获人认出乃至喜爱：“我觉得，我未必可以改变任何事，但是我想我画的兔仔可以给大家一种喘息的机会。前一秒你很不开心，但你见到兔仔，它像你的朋友，都在这里。”

两三年来，他做著做著始发现：“其实画兔仔都疗愈了我自己，所以我会继续做下去。”

一瞬：悲伤转为幽默感

“用中文字或繁体字是香港涂鸦的一大特色。”M观察香港涂鸦用字简单易明，风格偏文青，较多小情小趣。“难道一定要（学外国）喷些很肥的英文字？要以新的Graffiti对抗旧的Graffiti。”

不少涂鸦艺术家都描述，2019年社会运动期间，涂鸦在香港遍地开花，百花绽放。自2020年2月开始经营Instagram城市观察专页“香港街上观察”（@hkurbanrecord）的M记得，八字真言、叫人下台、叫人去死的文字涂鸦最普遍。不过令他最深刻的，是一个位于湾仔家庭计划指导会（人称“家计会”）的涂鸦，家计会座落于港岛区集会或游行途经的路线，有人在外面用黑色喷漆涂走了子女，并在一旁写下：

“No one's gonna have kids in this city！”

那一刻，他才惊觉，香港人都几（颇）有创意：“玩味，是不需要讲出来的讽刺，这便是涂鸦的最大威力。”



兔仔涂鸦公仔与“自由”涂鸦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自2022年开始主持Instagram专页“香港被涂掉涂鸦监察员” (@hkerasedgraffiti) 的吴小姐，则最记得一个年轻女生在街道上喷了“Democracy now”，却将民主一词串错了，现场的群众都在一边笑她一边提点她，“我觉得这件事好sweet，因为以往大家参与社运的情绪很轰烈，现在回想或者会心痛。”但是，这件事正好说明，涂鸦本身就有种力量将悲伤转化成幽默感，令人愿意从中回忆起种种细节。

随著港区国安法落实，香港城内人很多被拘捕，政治气氛进入低气压，M也留意到，只要是与政治相关的涂鸦，多会被清走，而且速度非常快，“去政治化是真的看得出来。”由于经营专页的关系，他一边留意街道上的图画而用相机记下，一边收集网友的投稿，专页纪录了香港街道上出现的字句与小图画，伤感、搞鬼、反讽、感叹，各个有之，IG上有16.5万人追踪。2021年4月左右，M留意到一个涂鸦艺术家叫“凯婷”，他会在后楼梯用黑色水笔涂My Little Airport的歌词，他觉得几得意，便开始转载，结果，于网上一炮而红。

散步突然兴起，不少推动留意城市美学的网上平台，都纷纷流行起来，也有涂鸦艺术家（传统上称为“writer”）活跃于网上，并非像传统上完全匿名以避刑责，连带各种以文字为首的香港涂鸦风渐渐在网上被看见，这是后社会运动明显浮现的风格。

M分析道：“我觉得，用中文字或繁体字是香港涂鸦的一大特色，最早可能是九龙皇帝曾灶财的作品。”M曾于外国留学，依他观察，他发现有别于美式嘻哈或饶舌tagging风格，香港的用字简单易明，风格偏文青，较多小情小趣。Melody觉得从前的香港涂鸦者都是在模坊外国，“难道一定要喷一些很肥的英文字？”，但是他们故意不依从，他带点中二病口吻地说：

“要以新的Graffiti对抗旧的Graffiti。”



旺角东站近界限街铁路桥底的“九龙皇帝”曾灶财的墨迹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

“我们总在说，到留在香港还是走，就好像到底要继续拍拖还是分手？我在香港不开心，就好像在这段感情不开心，那我要不要离开你，去外头找一个新的世界呢？”Melody

兔仔也留意到“去政治化”的涂鸦趋势，没有人会想“送头”：“既然大气候不容许，人们倒不如将专注放在自己身上，所以要不，就是情情爱爱，要不，就是关注自己的情绪，关注身边人，也变得多一点互相扶持。”

明刀明枪画爱情的Melody觉得，只要涂鸦不写政治的话，政权才不会理会。

嗯，那为什么涂鸦非说爱情不可？除了因为失恋经历、大家关心，他是在散播一种自暴自弃的价值观，看似说爱情，但关于整个社会氛围：“我们总在说，到底是留在香港还是走，就好像你到底要继续拍拖还是分手？我在香港不开心，就好像在这段感情不开心，那我要不要离开你去外头找一个新的世界呢？”

虽然M不是艺术家，但他的角色像一个网上策展人，会因应世界变化而刊出帖文，例如前阵子有人轻生，他便多加转载：“不要消失 你很重要”、“见边就啱”（累了就休息）等等几幅涂鸦，与观众共鸣共震。除了累积了16万多追踪者，他也和很多涂鸦者成为了朋友，为这个有机的艺术圈出一份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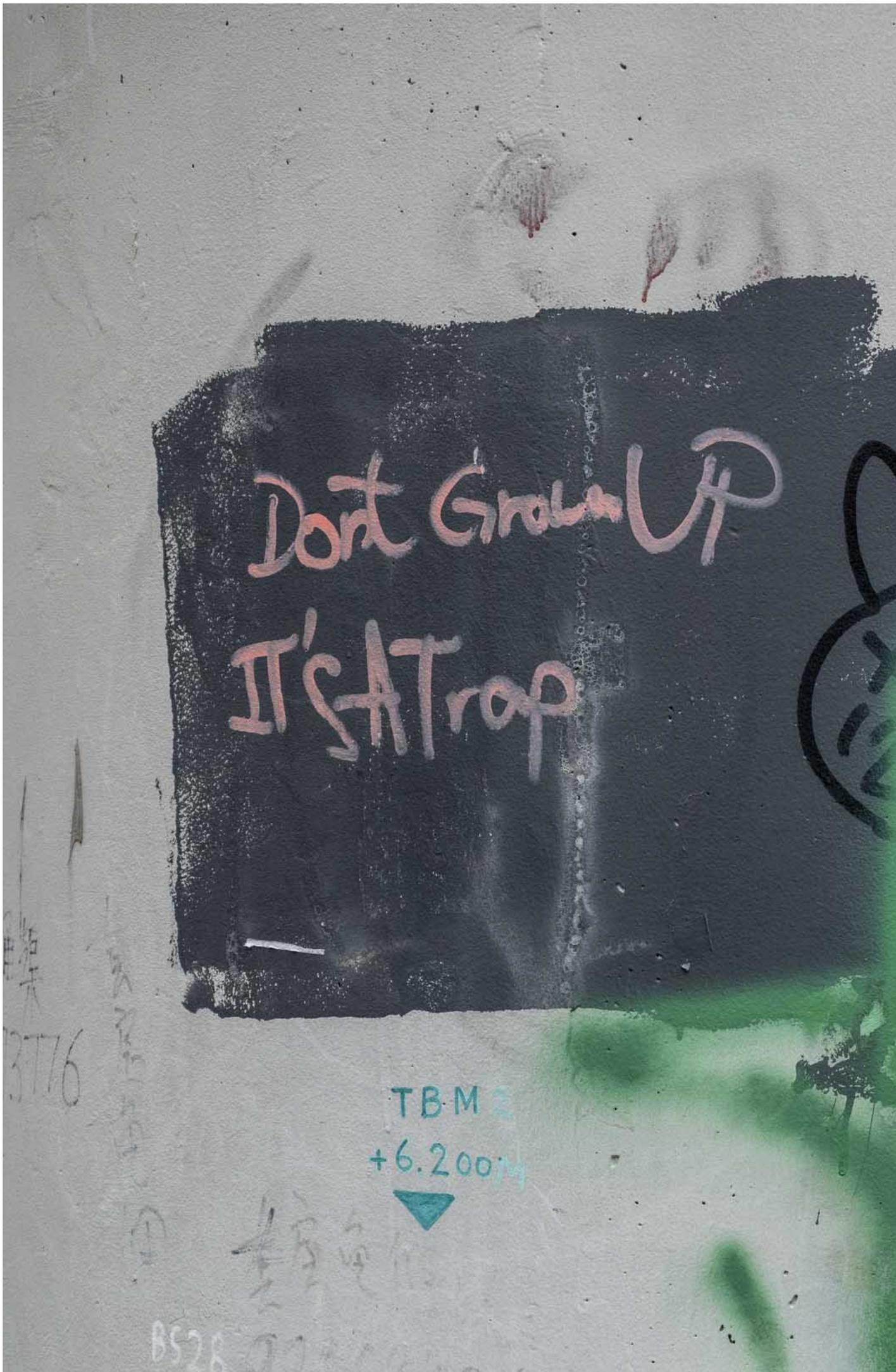
有些东西，想洗也洗不掉

“我们经历了这么集体的事情，即使涂掉后，也隐约从笔画猜到写了什么字。”

香港的涂鸦的变迁，也轻轻刻画出城市景观一种异常奇特的风景，那便是，当一句政治口号被涂到墙上，很快便有城市的执法者或管理者将之遮盖，以防勾起任何人对它的情绪或记忆。

吴小姐自称“香港被涂掉涂鸦监察员”，她的专页“@hkerasedgraffiti”记录各区如天桥底、路面、街角、后巷、石壁、隧道、铁闸、货车、甚至排档等等地方，不复存在的字画，“可能本身是一句口号，但被新的油漆掩盖后，它会变成一个长方形，好像用涂改液涂了，跟本身墙身的油很不一样。”

她觉得，那个涂掉的东西好像反而刻意告诉你，它盖住了一些东西，时刻提醒你它犹在，“我们经历了这么集体的事情，即使涂掉后，也隐约从笔画猜到写了什么字。”



在城市中找到的兔子涂鸦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“记忆很古惑（狡诈），有些记忆你想洗掉，但你明知它是抹不走；有些记忆你想留低，但它已经被洗得一干二净。”

吴小姐在专页发的第一个帖文，是她中学同学被判暴动罪罪成当天拍的照片。

当天她听完裁决，离开法院，感到十分抑郁，“我们都在说，区域法院最高判刑是坐7年，就当她要坐7年，7年已经是超越我们念一次中学的时间。世界变得这么快，不知道会变成怎样，那一刻，有一种很强烈无能为力的感觉。”她边说，头垂得愈来愈低。

她一方面想记著很多事，但一方面这些涂鸦和记忆都慢慢无疾而终，她的专页，仿佛在记录著清洗记忆的过程，“记忆很古惑（狡诈），有些记忆你想洗掉，但你明知它是抹不走；有些记忆你想留低，但它已经被洗得一干二净。”

但说回这个吊诡又矛盾的专页，她自觉在收集的不是涂鸦，而是城市里一个个共同淌血的伤痕：“我觉得，人们一定是有些东西想表达，但找不到位置抒发，才会在墙上写一些东西，怎知有人硬过来掩盖它，根本是在掩盖疤痕。”此时，她重新抬起头看著记者：“如果硬要找东西盖住伤口而不去好好治疗它，伤痛一直都会在这里，很难会好得回来。”

她见证著政权不停的清洗，虽然当局权力与民间明显不对等，但是她见证了不断争夺城市话语权的过程。她举例，在屯门红桥有很多水笔写成的涂鸦，有人人在上面写了“香港独立”，但后来有持相反意见的人在后面加了“放屁”，变成了完全相反的意思，她觉得这样为涂鸦和涂掉赋予更多生命力。

她也见过在一座升降机里，有人写了一句口号，很快被新的油漆涂了，后来再有人再画，接著再涂走，大战数个回合不分胜负：“如是者，其实可以引领涂掉涂鸦的人画一幅完整的画，好好玩。争话语权嘛，便是耐性的斗争，我们没有争输了，现在有些事情还没完，还没到最后一刻我们都不是输的。”也是，像九龙皇帝曾灶财的墨迹，过了数十年后，因油漆剥落而重现于人间，有些东西，有时想盖也盖不掉，总会有人看到。

“如果硬要找东西盖住伤口而不去好好治疗它，伤痛一直都会在这里，很难会好得回来。”



Melody涂鸦公仔与“自由”涂鸦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监视下，还要继续吗？

莫道是不是讲政治，警察拘捕了四十岁涂鸦艺术家陈劲辉，因为他在香港各区不同地点的墙壁、电箱随意喷了二十个“自由\$”的图案，其后将他检控及定罪。按过去案例，警方会用刑事毁坏一罪去检控涂鸦者。警方多次强调，刑事毁坏属严重罪行，一经定罪，最高可被判监禁10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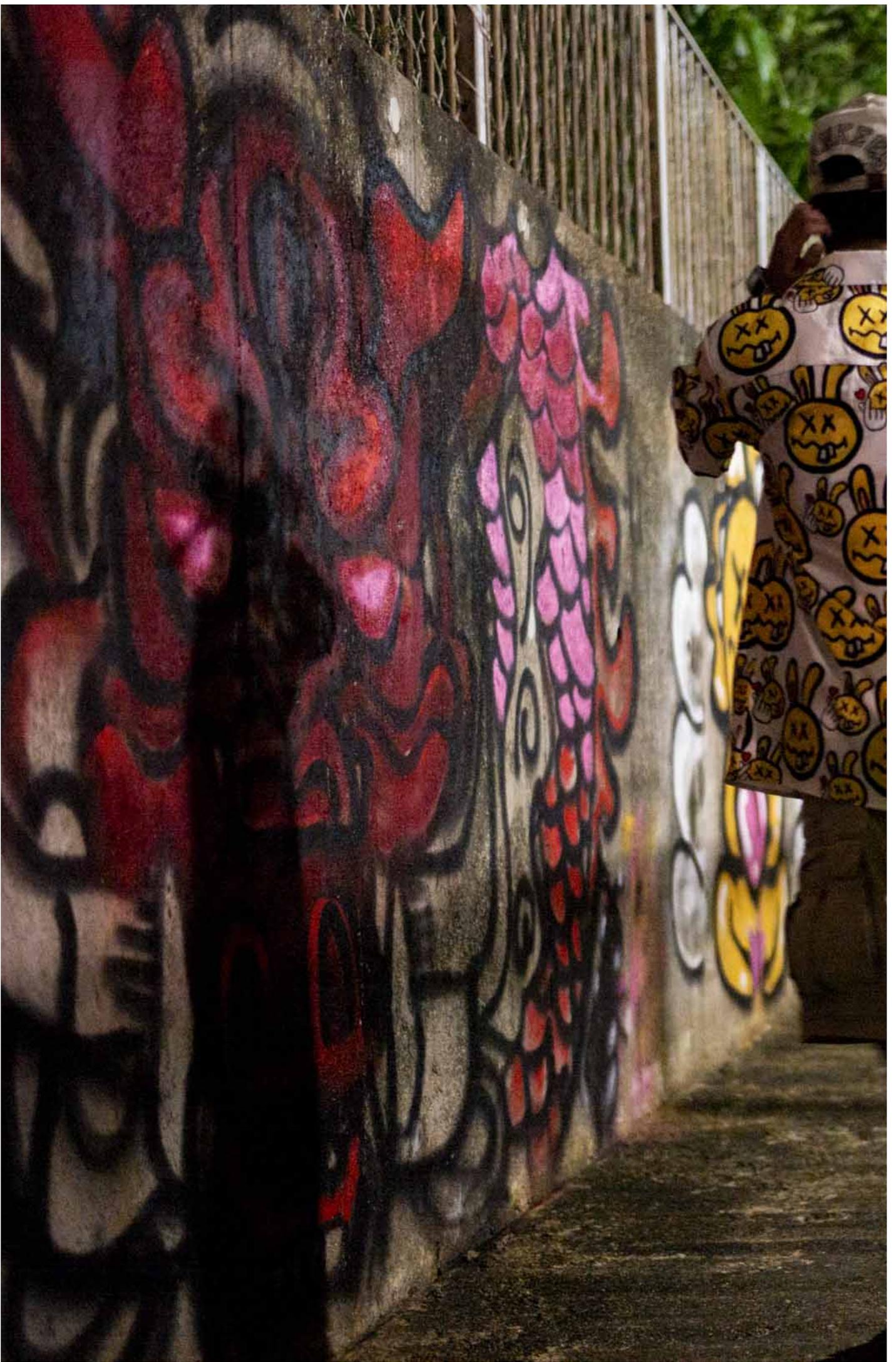
而纵观过往4年的情形，警方集中检控与政治相关的个案，除了并不确定涂鸦“自由\$”一人的作品是否与政治相关，但其他个案几乎无一饶免，均是与涉2019反修例或六四相关政治事件或口号相关，认罪者刑罚包括感化令、社会服务令及罚款，只有一人不认罪后被判监禁。翻查资料，若涂鸦明显不与政治相关，不少案件或列作杂项处理，就如Melody及兔仔的经验所见，通常当场获放生。

不过，正是因涂鸦“自由\$”的是艺术创作者而非单纯政治倡议者，“自由\$”作品也充满不确定性，所以陈劲辉被控一案在涂鸦艺术界颇为轰动，宛如压掉人们内心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兔仔觉得香港是一个对涂鸦艺术不友善的地方，固然因为涂鸦犯法，他们喷漆时都会特别小心警察。然而上得山多终遇虎，兔仔试过一次在小路涂鸦，有个八卦路人经过张望，随即走到大路找警察“报串”，“警察来到当场捕获，我立即‘扮死狗’连声说对不起，抹走便让我走。”幸好他画的是兔仔，而不是什么带有政治色彩的东西。

不过，在警方高调拘捕“自由\$”艺术家之前，警察也上门找过兔仔。

“Graffiti的本质就是对抗制度，对抗艺术和社会的制度，像摇滚一样，有叛逆的精神，要自发、挑战犯禁才好玩。”



兔仔在一个明渠上进行涂鸦创作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“他们问我，是不是画过自由？”

兔仔当刻心里很惊慌，是哪里做错了让警察锁定了他？是告我刑毁还是国安法？幸好家里有安装闭路电视，刚好拍到他在嫌疑时间时在家，只是令家人担心受惊了一大圈，“我觉得这是一种无形的恐怖，有时令我在街上见到警察都很害怕。”

虽然那次没有被捕，但警察的举动无疑是提醒了他：“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！”

被断正（被抓个正著）、被监视，还要继续吗？

兔仔如斯形容：“我是很怕事怕麻烦的人。”他顿了顿，语带不好意思地说。“但是，有时候会觉得，如果这件事都不坚持，那我还有什么呢？”他愈说愈快，愈坚定，“有时候放弃其实很容易，我放下一枝笔便好了，但是既然这件事可以令大家有共鸣，大家聚到在一起，重新插电（充电），其实很不错。”想到妹妹，想过代价，他头也不回：“因为这件事是我做的时候，我已经决定了要做。”

My Little Airport有首歌叫《失业抗争歌》，里面有一句这样写：“犯法是为了彰显法制不公允。”这句歌词刚好总结了Melody怎样看阻吓涂鸦的法例：“Graffiti的本质就是对抗制度，对抗艺术和社会的制度，像摇滚一样，有叛逆的精神，要自发、挑战犯禁才好玩。”他续说，如果你四幅墙画画再给你人工（报酬），那是一单job，不是涂鸦。

香港最多涂鸦的地方是中上环、油尖旺区和观塘区，仿佛是涂鸦艺术家的战场。问过几位涂鸦艺术家，为了避开警察或他人报警，他们在市区都只会打游击，可能用水笔迅速油好，或者宁愿选择到乡郊一点的地方例如屯门元朗天水围等等地方涂鸦，被捕风险相对低，那样才可以喷一些较大型的作品，造就出城市和乡郊鲜明的风格。例如兔仔转阵到引水道，Melody则选择到一些人烟稀少的公园，试过有晨运阿伯大赞他喷的公仔，还塞了\$500元给他以示赏识。

如果你四幅墙画画再给你人工（报酬），那是一单job，不是涂鸦。

Melody涂鸦公仔，旁边附上一些情情塔塔的嘍核金句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银纸还是暖暖的，谁知转过头同行便转出坏消息，“我对香港涂鸦的前路还满悲观，吃了很多屎，才开始有些甜头，却还是有法例来打击你士气。”不过，他也谈不上担心，“像杜琪峰所说，他不让你做这些，你便做别的吧，被认出或禁止的，做其他嘢，最多不涂Melody，我的重点不是Melody，我的重点不是我。”面前的少年，调皮地眨眨眼。

版主M比Melody乐观得多，他觉得，香港涂鸦的美学及创意水准，已经足以让香港人感到骄傲，例如他总会偷偷看内地人在小红书上转发他的帖文，人们赞涂鸦很“王家卫”、很浪漫，“这些事物会令年轻一代在逛街时更加留意身边的事物，像我们几年前挂在口边，说‘好燃（粤语粗口）钟意香港’，人们后来都会笑，那你为何喜欢呢？你未必答得出，但是你观察愈多，便可以给人家一个原因吧。”

“他不让你做这些，你便做别的吧，被认出或禁止的，做其他嘢，最多不涂Melody，我的重点不是Melody，我的重点不是我。”

尾声：关于爱

有一天，Melody涂鸦后，到了公园平台抽烟。他遇到几个逃学的中学生，便上前和他们搭讪。他替他们分析，“你不上学是因为你不够爱这间学校，香港便是没有办法令他们的学生爱上他们的学校，香港便是没有爱的教育，所以这么多人不懂得拍拖。”

短短三句他又想到Melody可以画什么了。他把烟蒂丢掉后，回到公园继续画，但是涂鸦已被抹去，又再重头画过。

笔者问他：“会不开心吗？”

他说：“不会。”

再追问：“你会因为什么不开心？”

他答：“通常是失恋，香港其实我不在乎。”

打算从单行簿删走这一段时，他才慢慢说下去：“其实，我不爱香港，不爱地球，因为香港从来也不爱我，只是当时香港有些我好爱的人，你迫不得已要保护这个地方。”

笔者终于知Melody爱的哲学从何而来，从那个据说已经沉没的城市。

(尊重受访者意愿，吴小姐、M、Melody和兔仔为化名)

Melody在一个堤坝上进行涂鸦创作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[# 城市散步学 # my little airport # 涂鸦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